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四八八回 出潼關義重普潤僧 獻樓圖得遇飛雲子

卻說萬君召聽普潤說你來遲，忙問道：「他是幾時到此，現在又往何處去了？」普潤道：「雲龍、雲虎現自從雲老叔亡故，便與咱們綠林朋友聯為一氣，惟有他怕後來多事，便由此處往他方，想脫這個買賣。無奈我輩中朋友，皆聞他的大名，往往懇留他去，請他共圖大事。近聞又在山東，幹出一件大大的事來，惟恐後來牽連在內，因此仍然回來。在俺寨中，住了有兩月工夫；前晚方才辭別，此時大約還未到家。大哥若要會他，非得到潼關不可。但是你輕易不來，今日到此，必有要事，何妨與咱說明。」當時早有人擺上酒肴，兩人入席坐下。君召道：「說來也是慚愧，只因小弟無能自立，自從與老哥別後，無處棲身，欲想幹這生涯，怎奈善惡到頭，終有報應。因此便想自樹一幟，以享大名。無奈事業未成，反為黃天霸等人所誘，彼時自知有罪，無可寬容。不料施大人恩德高厚，收留小弟；又見咱有兩手武藝，遂至繕本保奏，保舉為官。只因俺不悉世情，又恐日後復行懇退，近數年來，只在敝鄉閉門思過，足不出門，所以黃天霸屢次升官，小弟俱不在座。誰知飛雲子幹出這一通天大事，累及施公訪出小弟與雲家五子有生死之交，特命人前往海州，登門奉請；小弟受恩深重，義不容辭，故此前來探問一番，不料在此不遇，只得再往潼關去找。」普潤聽了他這派言辭，方知已歸順施公。乃道：「咱聞這施不全專與咱綠林作對，說來乃是我等的仇人，大哥何以歸順於他？」君召道：「這才將施公冤煞了。你老雖未至淮安，此道上的英雄無不知道。諸如鳳凰嶺張七、殷家堡殷龍，以及褚標、朱光祖等人，誰不是江湖上的朋友？現今俱在施公的麾下。但這些人皆有大名，那奸盜邪淫、損人利己之事，可皆是從不做的麼！施公所提的強人，皆非此輩，果是英雄好漢，他愛才如命，不憚屈己相求，哪裡肯與他們作對？這皆是邪淫奸盜、強寇，見施公威法過嚴，布這謠言壞他名聲。不然小弟還肯歸順麼？」普潤聽了此言，乃道：「照你說來，施不全既是好人，飛雲子做的這事，是害他不得，你今前來，有何話說？」萬君召料他已是知道的口氣，乃道：「你老既然明白，還不知小弟來意麼？現在欽限在即，皇上的御物固然要緊，那王朗的作為，你老還不知道麼？那些事情，已把綠林中的臉面喪盡，地方上的人也不知為他害了多少。這樣的人，飛雲子竟幫他幹事，豈不是助紂為虐麼？小弟前來，無非因那座樓的事件，你老還知道這門徑麼？」普潤道：「僧人一向不知王朗如此為人！照此情形，莫說是施不全不能容他，俺普潤也去殺這狗賊了。但是飛雲子有言在先，從此回家，再不出世。惟恐此去，也是空走。也罷，大哥既老遠而來，俺與你且同走一走，看他如何？」當時萬君召聽他此言，正是喜出望外。彼此談論一番，次日一早，兩人便下山而去。

這日出了潼關，離飛雲子山前不遠，山上的人見是普潤前來，無不識得，忙道：「普師父你來麼？且請裡面奉茶。」普潤道：「我自會理得。你家三爺現在哪裡？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方才下山，不知可在裡面，你老且在此待著，小人進去看看。」

君召見這人言語皆不實在，怕他推辭，隨向普潤道：「你老既是常來，咱們就此進去罷。」普潤也知道他的意思，不等那人回報，便自向裡面走來。過了廳前，正聽那後面道：「你去說，我前日出門去了，早則半年，遲則一載，方才回來。免得外人知道。以後無論何人，皆是如此回答。」君召在外聽得清楚，知是飛雲子口音，不禁高聲喊道：「雲鶴，你也太高傲了，咱由海州到此，數千里路，方至山頭，難道你一面不見嗎？便與我萬君召沒有這交情，還有朋友在此，為何也一律推辭？」飛雲子在後面聽得此言，知是回報不去，而且聽是萬君召，自是又愧又喜。只得走了出來，忙道：「我當何人？原來是大哥到此。現在大事想必幹成了！」萬君召聽了此言，不禁滿臉飛紅，向他說道：「賢弟何故再言，愚兄已悔之無及了。但是吉凶順逆，人貴知己，愚兄之大事不成，賢弟幹了大事，回轉此山，也是一樣的意見，何必仍以從前的言語做為口實呢？」飛雲子見他說了這話，已知他的來意，忙道：「小弟既回山中，大哥也不提既往，你我從此隱姓埋名，那外面是非，彼此皆不必多管罷。」

普潤本是個直性人，聽飛雲子如此言語，乃道：「賢弟之言差矣！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瑯琊山你做下那事，累得施大人好苦。今日君召前來，無非問那個齊星樓的門徑，這樓既是你造，未有不能破之理。不如與他同至淮安，破了這案，改邪歸正，留個英名，豈不是個好漢？咱今同他到此，特為相求而來。這派言語，向你說明，你究竟如何定奪？」這番話，把個飛雲子說得啞口無言，半晌道：「小弟也是一時之誤，聽了智明的言語，為王朗等人逼迫，看那個義氣為重，只得做了此事。事後回想，也是後悔。因此獨自回來。但不知天霸等人如何救出施公，瑯琊山可有人前去？」萬君召只得將前後的話，並施公命朱光祖到海州請他前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然後道：「愚兄此來，專這事。現在欽限在即，大人以下，無不等俺回去破那個琥珀夜光杯的案件。尚望賢弟看愚兄的薄面，同去一行，不然將原圖取來，好令愚兄帶回，按圖辦事。不但愚兄同施大人感激，便是當今皇上，也要喜笑的。」飛雲子到了此時自知情不可卻，乃道：「小弟既為王朗造樓，又何能復行去破？此圖惟有請老哥帶去，他日將御杯取出，入奏朝廷，幸勿株連小弟，那時便感激不盡了。」當時將萬君召留在山中，次日將圖取出，指示一番，命君召回轉淮安，復行到沂州前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